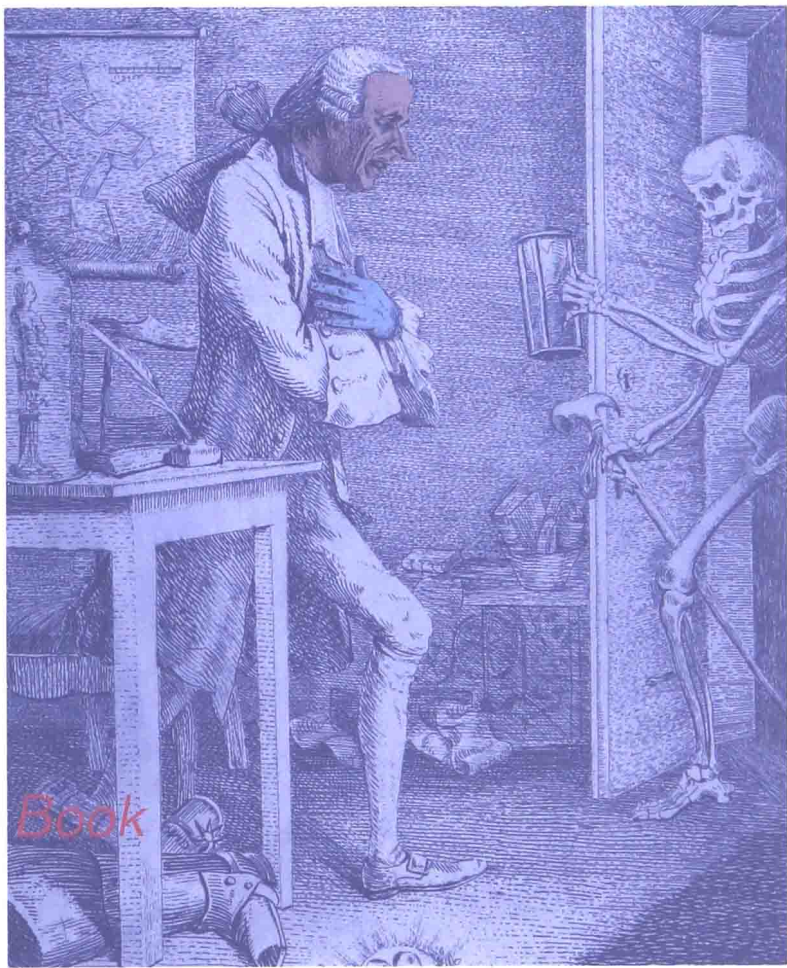


哲
学
家
死
亡
录



The Book
of
Dead Philosophers

[英] 西蒙·克里切利 - 著 王志超 黄超 - 译

Simon Critchley

商
中
书
馆

「英」西蒙·克里奇利 | 著 王志超 黄超 | 译

商务印书馆

哲学家死亡录

*The Book
of
Dead Philosophers*

Simon Critchle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家死亡录 / (英) 克里切利著; 王志超, 黄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0628-3

I. ①哲… II. ①克… ②王… ③黄… III. ①哲学家—人物研究—世界 ②死亡哲学 IV. ①B1 ②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297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哲学家死亡录

[英] 西蒙·克里切利 著

王志超 黄超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ISBN 978-7-100-10628-3

2015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0.5

定价: 48.00 元

The Book of Dead Philosophers

by Simon Critchle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Granta Publications under the title

The Book of Dead Philosophers, copyright © Simon Critchley, 2008

Simon Critchley asserts the moral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如果让我写一本书，我将会做一个记录各式死亡的登记簿，再加上我的评论。教会人们死亡的人也将教会他们活着。

——蒙田，“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本书所获赞誉

关于 190 余位哲学家之死的精彩而又搞笑的奇闻轶事……不要看到上下几千年就晕……这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

《纽约时报》

这本书强烈地吸引人们去思索人类的处境以及哲学在解释这种处境时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金融时报》

可与伍迪·艾伦的散文相媲美……在按照时间顺序研究哲学家历史的时候，顺带也将哲学本身的历史梳理了一遍。

《爱尔兰时报》

一本缜密、高深却又频频惹人发笑的书。

《每日电讯报》

你不必像哲学家那样去死，但读读它可能会有帮助。

英国《独立报》

引人深思却又特别有趣。

BBC 电台第四频道，“一周伊始”节目，安德鲁·马尔

这本入门级读物精巧地汇集了 190 位已故哲学家的传略，并试图从他们的死亡方式中推断他们的哲学观点。书中充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伦敦消费导刊》

简洁、诙谐，并具有振奋人心的奇特力量。

《新政治家》

克里切利是一位文风灵活多变的作家，既有能力为《哈泼斯》杂志撰写海德格尔的研究文章，又可以采用冷幽默处理他的最新题材……（他）将很可能非常乏味的一个题目变成了一部流行哲学精品。

《纽约消费导刊》

克里切利有着轻逸的笔触、敏锐的思想以及嘲弄死亡的幽默——令人想到把玩头骨的哈姆莱特。

《独立报》

克里切利是一位吸引人的、不动声色的向导，将我们引向哲学的墓园；也是一位在运用低俗双关语上也同样技巧的作家……并且他对他笔下哲学家们深奥难懂的思想进行了精当的解释。在这个流行哲学通常琐碎、无聊、洋洋自得的时代，他的这本书却展露出了警醒人心的严肃和恰到好处幽默。

《每日电讯报》

西蒙·克里切利大概是当今英语世界最犀利、最晓畅易懂的哲学家。

汤姆·麦卡锡

小说家汤姆·麦卡锡认为：克里切利“是当今英语世界最犀利、最晓畅易懂的哲学家”，总是用有些诙谐的方式来谈论严肃的主题。

《伦敦书评》

夺人眼球并充满趣味……克里切利不仅对哲学家如何看待死亡感兴趣，也好奇他们是如何死的……这些描写并非为了逗趣儿（尽管它们的确很有趣），克里切利说这样写也是为了挑战这样一种对哲学的定义，即哲学不过是一种思考抽象概念的方式，对那些实践它的人的生活没有影响。

《卫报》

克里切利勾勒出了自古代以来的哲学家们的生活和死亡……生动有趣，内容详实，全书轻逸而幽默。

《新人文主义者》

这本书的主题很沉重，但作者却是带着迷人的轻逸笔调和对人物生平细节的观察去写的。

《哲学家杂志》

克里切利的书会让那些好奇我们为何活着的人们入迷。

《大志》 威尔士版

克里切利对体系完整的目的论哲学史的抵抗是值得称颂的。

《弗利兹》

他让 190 余位前辈的死亡又迸发出能量，如他希望的，这种力量“使我们得以直面死亡的真实性”。这本书是一部杂集，无论是可读性还是内容的多样性都迥异于那些折磨人的大部头流行哲学作品。

《星期日先驱报》

克里切利在提到一些重大问题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个哲学史上最值得铭记的死亡事件的片段。

《清单》

克里切利是一位很有勇气的作家。这本书很好玩，略微一翻，似乎满纸都是俏皮话，令人愉悦。

《纽约观察家》

这本入门级读物由一些短小精湛的文章组成，考察了近 200 位思想家，介绍了重要的思想学派——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到基督教信徒再到当代的理论家们。通过讨论这些哲学家生活、死亡及其作品，克里切利希望我们能从对“湮灭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种恐惧统治并抑制了我们的生活……克里切利的书是进入这个日常不友好世界的一张入场券，他对哲学在日常生活——以及死亡——中的践行的热情令人精神振奋。

《旧金山纪事报》

根据这本极为有趣的书提供的证据，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似乎可以像真正的信神者一样平静地走进他们的坟墓。这恰恰是因为克里切利认为我们只有接受生命的有限本质才能保持平静，好好地生活，我们正是从想到死亡的那一刻开始受到唯物主义的干扰的。

《独立报周日版》

让哲学再次被重视起来的一本书。

《书单》

序言

，本书始于一个简单的命题：人类生存于地球一隅，赋予我们生命以意义的不仅是对死亡本身的害怕，还包括肉身湮灭带来的无边恐怖。这种恐怖既有对死亡之不可避免及其带来的痛苦，而且很有可能是毫无意义之痛苦的展望，也包括对坟墓以及身体被钉在一个盒子^[1]里，埋到地下，然后成为蛆虫食物的恐惧。

然而，一方面，我们被诱导着否认死亡的事实本身，并义无反顾地奔向健忘、愚蠢地陶醉于占有金钱财物所带来的肤浅享受；另一方面，肉身湮灭带来的恐怖又使我们盲目地相信某些古代信仰和很多新式说教，它们都能提供意在拯救的巫术以及永生的许诺。我们似乎既寻求着瞬间遗忘的短暂慰藉，也寻找着来生的神奇救赎。

喝醉之后，我们很容易逃避现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哲学式的死亡理想却有着使人清醒的力量。正如西塞罗所说：“探讨

[1] 盒子，指棺材。——译者注（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哲学就是学习如何去死。”对古代大部分哲学家来说,这种观点是不言自明的,它在现代哲学家中也不乏响应者。依此类观点,哲学思考就是为我们的死亡做准备,为死亡提供训练,并培养一种面对死亡的态度,即在不为来生提供许诺的前提下去直面肉身湮灭的恐怖。蒙田曾提到过埃及人的风俗:在奢华的宴会中,他们会带来一种象征死亡的道具——通常是一具骷髅;它被带到宴会厅中,还有个人专门对他们喊话:“喝酒吧,行乐吧,因为你们死后,就跟这具骷髅一样。”蒙田从他的埃及趣闻中引申出了这样的寓意:“这样,我便养成了不仅在头脑中,而且在嘴巴里也频繁描述死亡的习惯。”

哲学式的死亡就是把死亡放在你的嘴里、你讲的话里、你吃的饭里、你喝的酒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开始直面肉体湮灭的恐怖感,因为最后是对死亡的恐惧征服了我们,并使我们既喜欢暂时的遗忘,又向往不朽的永恒。正如蒙田所写:“学会了怎么死的人们就会忘记如何做奴隶。”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预先思考死亡等于提前谋划自由。因此,逃避死亡就是自甘束缚,就是甘愿沉沦。否认死亡就是憎恨自我。

在古代,哲学提供面对死亡所必需的智慧是一种惯常的说法。那即是说,哲学家会勇敢地面对死亡,并拥有视死亡若无物的力量。这种哲学式死亡的原初范例是苏格拉底,我将在下文中详述。在《斐多篇》(*Phaedo*)中,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哲学家在面临死亡时应该高兴。事实上,他走得更远,竟然说:“真正的哲学家会为他们

的职业而献身。”一旦人们学会了哲学式的死亡,就能够带着自制、平静和勇气去面对我们会死的事实。

几个世纪之后,在斯多噶学派的塞内卡那里,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出现了更为激进的表达,他写道:“不懂好好死的人也不会好好活。”对他来说,哲学家会享受漫长的生命,因为他不会为其短暂而担忧。斯多噶学派试图教给我们的是“一些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和近乎神圣的东西”,即面对死亡时的平静。

塞内卡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下列情况除外:公元39年,他被卡里古拉(Caligula)皇帝判处死刑;公元41年,又被克罗迪乌斯(Claudius)皇帝流放,罪名是与皇帝的侄女通奸;最后,公元65年,在成为罗马世界最显赫的知识分子和最有权势的官员的时候,他却由于尼禄皇帝的命令而不得不自杀了。他预言般地写道:

我深知造物主让我置身于怎样暴虐的一个群体中。常常有大厦倒塌声在我耳边响起。很多通过讲坛、元老院和日常谈话而与我有瓜葛的人都在一个夜晚被夺走生命,一度握在一起的友谊之手被无情斩断。当过去总是出现在我周遭的罪恶有一天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时,我应该感到吃惊吗?

尽管哲学家们的死亡并非总是像苏格拉底和塞内卡那般高贵,我仍然愿意为哲学式的死亡理想辩护。当然,在目前的世界中,这其实是一种很难实现的理想,如今人们所相信的唯一形而上之物是金钱,同时医学与长寿仍作为一种毫无疑问的善而被赞美着。

但是,我相信,哲学能够教给我们面对死亡的从容,却不会带来任何把美满、幸福等概念看作是虚幻的想法。或许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在这些表面看上去呈现病态的书页中,我始终关注的却是幸福的意义和可能性。

简单来说,这本书讲的是哲学家们是怎么死的,我们能从哲学中学到何种对待死亡和临终时刻的合适态度。作为对蒙田格言的响应,我的愿望是“制作一个带有评论的死亡登记簿”。我的信心来自于:通过学习怎么死,我们也可能学会怎么活。

让我为《哲学家死亡录》内容的编排方式解释几句。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用一些简短的条目——有时非常短——来介绍各位哲学家,列出他们的死亡方式,并经常把它们与其主要思想联系起来。这些条目可能短到一两句话,但当写到极为重要的或者我比较重视的哲学家时,也可能长到一篇小论文。例如,读者会发现某些人物的篇幅较长,而且关于他们的讨论反复出现,像苏格拉底、第欧根尼、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庄子、塞内卡、奥古斯丁、阿奎那、蒙田、笛卡儿、洛克、斯宾诺莎、休谟、卢梭、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尼采等都是如此。对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艾耶尔、福柯、德里达等 20 世纪的思想家,我也花了不少笔墨。这些条目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从公元前 6 世纪的泰勒斯直到现在为止。它们分成若干章节,反映出哲学史的几个主要时代。不过,我的年代表不会那么精确,也不会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哲学家们,尤其是我要表达其他意思

的时候。

我并不打算去描述所有重要哲学家的死法。博学的读者们将会看到一些空白,无疑会否定我的很多选择。一些哲学家遭到忽视的原因,一是因为从他们的死亡中我看不到任何特别有趣的东西可以讲,例如弗雷格(Frege)、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或奥斯汀(J. L. Austin);二是因为距离他们的去世太近了,例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去世于2007年6月8日,那时我正在写本书的结尾。简单来说,我的目光主要聚焦于能够吸引我的哲学家。尽管如此,已然为数不少,约190位。

除了尝试囊括西方哲学史上的主要或次要人物之外,本书还包括多位很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的女性哲学家,读者们还会发现不多的几位圣徒、中国古代哲学家、中世纪伊斯兰与犹太哲学家,其中几位哲学家对死亡持有非常有趣的看法(有几位哲学家的死亡还很引人注目)。

这些条目既能从头至尾地读,也能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我不反对把本书视为杂录,但我还是希望能从头至尾读下去,那样一连串累积的主题就会浮现出来,落到一个具体的论题上,即哲学不仅教人们怎么死,也暗示了怎么活。

马蒂斯(Matisse)曾经被问到是否相信神的存在。他答道:“当我工作的时候,我确实相信。”那我们可以说,本书正是很多这样的工作的结果。尽管我的研究涉及海量的文献材料,但我决定不用脚注,以防弄乱正文。读者需要给予我信任。如果读者想查找本

书的材料或想从中找到更多资料供自己使用,那么可参考附在最后的参考文献;而想搜寻更多语境性内容以及哲学史或哲学家史标志性符号的人们,应该来看此“序言”的最后一页。

学习怎么死——苏格拉底

传统上认为,哲学肇始于苏格拉底的受审和死亡,苏格拉底受到梅雷多(Meletus)、安虞多(Anytus)与吕贡(Lycon)的诬告而被判处死刑。他同时受到了两项指控:腐蚀雅典青年,不敬城邦所敬之神。在柏拉图的记载中,还有第三项指控,即苏格拉底引介他自己的“新”神。无论后一项指控的真相是什么,苏格拉底总是宣称要追随他自己的“神灵”(daimon),西塞罗将其称为一种“神圣的东西”:某个人的神或者魂魄,我们可能将其看作良心。然而,苏格拉底的“神灵”不是某种“体内之声”,而是一种会使他突然停止讲话的外在的信号或命令。

苏格拉底之死有时也被视作一场极具政治意味的审判,一位无辜的异见者死在了暴虐的政府手里。然而,不要忘记,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当中有不少相当保守的人物。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底亚(Critias)是公元前404—前403年间反民主恐怖统治的“三十僭主”的领袖。根据色诺芬(Xenophon)的记载,人们可能还会记得,苏格拉底唯一一次建议学生参与政治时,针对的就是不太情愿的卡尔米德(Charmides),此君亦在“三十僭主”之列,后来与克里底亚一道死在了战场上。最后,还有亚西比德(Alcibiades),一位英俊、迷人、放荡的贵族,在柏拉图的《会饮》(Symposium)中狂饮烂醉,并且两次背叛雅典:一次叛逃到斯巴达,后又叛逃至波斯。苏格拉底很难说是支持民主政体的,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中

所刻画的苏格拉底尤其如此，他的教学活动也可能被认为是在保守贵族中培养对民主政体的敌意。

苏格拉底之死是一出多幕悲剧。实际上，黑格尔说过，苏格拉底审判是悲剧离开舞台、彻底走进政治生活的时刻，也是雅典自身堕落与崩溃的悲剧。

围绕苏格拉底受审及被处死的事件，柏拉图写了四篇对话（《欧绪弗洛篇》[*Euthyphro*]、《申辩篇》[*Apology*]、《克里同篇》[*Crito*]、《斐多篇》），另外我们还有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与《申辩》。在四篇对话中被公认为最末一篇的《斐多篇》里，苏格拉底的话语充满了柏拉图的毕达哥拉斯式的灵魂不朽信念。但更早时候的《申辩篇》却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苏格拉底说死亡并不都是坏事；反之，它也可能是一件好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死亡具有两种可能性，二者必居其一：

它或者是一种湮灭，死者不会再有任何意识；或者如有人所说，它是一种真正的转变：灵魂从此地迁徙到彼地。

可是，苏格拉底坚持认为，无论哪种可能是真，死亡都不应该是要害怕的事。如果它是一种湮灭，那么它就是一次漫长的无梦之眼，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快乐呢？如果它是通向某地——所谓的冥府——的通道，那么这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我们将遇见很多老朋友与希腊的英雄，还能与荷马、赫西俄德以及其他一些不朽的人交谈。